

冰川天女傳

下

梁羽生 著

梁羽生 著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梁羽生作品集 13

冰川天女傳

下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川天女传/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8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263-7

I. ①冰…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4911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68号、19-2012-067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 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 可见到一组数码, 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 4008813150,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8 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 18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 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 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 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 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三十三回	缥缈异香 飞鸿天际远 踟蹰女侠 走马雪山遥	571
第三十四回	峭壁现侠踪 疑云阵阵 堡中来怪客 妖气重重	593
第三十五回	幽谷屯兵 战云迷塞外 军前露面 天女震番王	607
第三十六回	较技服三军 神弓无敌 振衣凌绝顶 滑雪奇能	623
第三十七回	剑影刀光 群英逞绝技 干戈玉帛 杀气化祥云	641
第三十八回	恩怨全消 卅年怀旧恨 死生度外 一醉解千愁	653
第三十九回	大雪寒风 高山消霸气 轻怜蜜爱 冰塔救佳人	673
第四十回	天女散花 珠峰劳怅望 冰川映月 云海寄遐思	699

冰魄寒光剑

第一回	横跨昆仑来绝域	709
第二回	藏身冰谷遇奇人	721
第三回	魔鬼城中闻玉笛	731
第四回	寒冰窟里见奇珍	741
第五回	布达拉宫参活佛	759
第六回	珠峰脚下遇奇人	771
第七回	古堡深宵龙虎斗	783
第八回	王宫异事露阴谋	801
第九回	冰弹玉剑伏魔头	811
第十回	幽谷寒泉困豪杰	825
第十一回	华堂武士拼生死	837
第十二回	洞房红烛结鸳鸯	849

第三十三回 缥缈异香 飞鸿天际远 踟蹰女侠 走马雪山遥

众人谈论多时，都猜不到劫狱的究是何方神圣。唐经天一夜没有好睡，思来想去，觉得此事不能一走了之，正想第二日一早再去拜会福康安，哪知福康安的人已先他而到。

福康安派来的两个人正是在保护金本巴瓶之役时，和唐经天会过面的焦春雷和游一鄂，这两人本是大内八大高手的正副头领，护送金本巴瓶到了拉萨之后，被福康安请准圣旨留了下来，襄赞军务，地位比近卫军队长罗超还高得多。

这两人在天刚拂晓的时分就到了颜家，一见唐经天和冰川天女，便恭恭敬敬地说道：“两位义士昨日到来，大帅适因小恙缠身，有失迎迓，特叫我们来向两位赔罪。”唐经天何等聪明，料想他们必是有求而来，不动声色，微笑说道：“草野匹夫，怎敢惊动大帅？何况大帅日来事务正繁，我们更不便再去打扰了。大帅跟前，请两位代为道谢，说我们心领盛情了。”焦春雷忙道：“唐大侠不是见怪我们吧？”唐经天道：“岂敢岂敢。”焦春雷道：“要是唐大侠不见怪我们，那就求唐大侠赏我们一口饭吃。”唐经天道：“焦大人言重了！”焦春雷道：“昨晚劫狱之事，唐大侠料是有所听闻的了？”唐经天道：“略有所知，云灵子他们昨晚就曾因此事来过。”焦春雷道：“我们自愧无能，被飞贼劫了重犯，连来人的相貌都瞧不清楚。唐大侠当然知道，这是圣上要的犯人，若然追不回来，府内官员，只恐个个难逃罪责，还望唐大侠指点迷津，高抬贵手。”

唐经天一听口气，知道自己偷看圣旨之事，云灵子纵不好意思说，那师爷定已禀报与福康安知道。敢情他们还猜疑自己就是飞贼，所以前倨而后恭，笑道：“看来我若不能替你们追回钦犯，连我也脱不了关系了？”焦春雷黑面透红，尴尬赔笑道：“哪儿的话，我们有一百个头颅也不敢猜疑唐大侠。只因唐大侠交游广阔，若有线索，但求指点一二。”他神色越是惶恐，那就显露他内心越是猜疑。

唐经天意欲打听劫狱的真相，不再置辩，对他们的请求，亦不置可否。焦春雷惶急之极，说道：“我与龙老三素无仇冤，我亦不忍置他死地，但求他能回来投案，我将他交给了云灵子，那我便立即辞官不干。嘿，嘿，他到了云灵子手中，那时再有意外，我也不必管啦！”这话的意思是他但求能摆脱干系，只要龙灵矫不是在他看管之下，那么再度被劫，他也绝不多理闲事，亦即是暗示唐经天将龙灵矫送回之后，可以再度劫狱。

唐经天心中好笑，淡淡说道：“昨晚劫狱之时，焦大人可在现场么？”

焦春雷黑脸透红，苦笑说道：“昨晚正是我与游兄当值。”唐经天道：“飞贼纵算轻功绝顶，但牢门深锁，他带犯人出狱，也总该听到声息呵！”焦春雷道：“岂止微闻声息，飞贼简直是闹得惊天动地地破狱而出！”唐经天大为诧异，道：“既然如此，何以还瞧不清飞贼的面貌？”焦春雷道：“昨晚三更时分，我们突听得轰隆一声大震，但见一条黑影挟着龙老三飞出，我们兄弟赶忙追上，忽觉精神恍惚，眼倦腿软，霎忽之间，飞贼就逃得无影无踪。”唐经天道：“有这等异事？飞贼是用迷香么？”焦春雷道：“并没嗅到什么特别的香味，我们也早提防到有人用迷香劫狱，当值的人都备有解药，就是江湖上最厉害的鸡鸣五鼓返魂香也迷不倒我们。”

唐经天思疑更甚，道：“能带我们到狱中看看么？”焦春雷道：“那是求之不得！”当下立即动身，到达牢中，但见监牢都是尺许厚的青砖建成，十分坚固，牢门是一道铁门，加以巨锁，唐经天正在寻思：似此囚牢，如何可以破牢而出？转眼间到了龙灵矫的囚房，把眼一看，不觉吃了一惊，但见墙壁上好像斧凿一般凿穿了一

个人形缺口，依缺口的形状看来，那人的身材相当粗大，一看就知道是用背撞墙，破壁而入的，这种武功确是骇人听闻。但最使唐经天奇异的还不是这种武功，而是昨晚当值的狱卒，在飞贼破壁而入的这一刹那，个个都觉心神恍惚，对飞贼的体态，人言人殊，有的说肥，有的说瘦，有的说高，有的说矮，竟连飞贼的身材高矮都弄得糊里糊涂！

回头一瞥，忽见冰川天女一派茫然的神态，竟然也似心神恍惚的模样，唐经天大吃一惊，道：“冰娥姐姐，你怎么啦？”冰川天女来到囚牢之后，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忽似瞿然惊醒，叫道：“赶快去挑选两匹最好的骏马，咱们立即往西追去！”唐经天道：“你察觉到什么了？”冰川天女道：“你试静坐观心，默运玄功，闻一闻看。”唐经天依言运功，天山派的内功心法，最为奇妙，心中纵有千般疑虑，盘膝一坐，立刻便如止水，由虚至明。唐经天静坐一阵，但觉有一缕极淡极淡的幽香，冲入鼻观，教人有说不出的甜畅！这种香味，闻所未闻，而且要不是心无杂念，专心一注，一点也察觉不出，真是诡异绝伦。

焦春雷派人去挑选的两匹骏马，这时业已送到，唐经天一跃而起，叫道：“这是什么香味？”焦春雷等莫名其妙，道：“哪有什么香味？”冰川天女道：“不要多问，赶快西行！”眼光中也是露出一派奇异的神情，唐经天心知有故，急与冰川天女飞马出城，那两匹马是大宛名马，跑得有如风驰电掣，日未当中，已进入了郊外莽莽的草原。

西藏地广人稀，市镇村落，多集中在拉萨以东。拉萨以西，乃是荒原和沙漠地带，往往数十里不见人家，这时虽然已是江南的暮春时节，西藏地方还是积雪遍野，唐经天和冰川天女策马奔驰，但见莽莽荒原，宛如一片琉璃世界。唐经天疑惑更甚，心道：“难道劫狱的飞贼是从漠外来的不成，要不然冰川天女为什么带我向这个方向追踪？她又凭什么知道？”

冰川天女一勒马缰，回头笑道：“你所料不差，龙灵矫被劫，只恐还要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唐经天与她并马同行，问道：“你怎么知道？”冰川天女道：“你不是闻到了牢狱里那奇怪的香味

吗？”唐经天道：“是呀，那淡淡的幽香，非兰非菊，真是奇怪透了，我在默运玄功之后，才察觉出来，你怎么一到狱中就闻到了？”冰川天女道：“那是因为我自小居住的冰峰之上，就有这种花香。”唐经天道：“这是什么花香？怎的如此奇特，能令人心神恍惚？”

冰川天女道：“这花叫做阿修罗花。阿修罗是梵语中魔鬼的意思。所以又名魔鬼花！”唐经天笑道：“如此怪花，确是名符其实。”冰川天女道：“这花的花香虽淡，但却能经久不散。在花开之时，人一嗅到这种香气，就像喝醉了一般，但觉心神迷乱，眼倦腿酸，魔鬼花的得名，想是由此而来。这种花只在极高极高的冰峰之上才能生长，听说除了我所居住的念青唐古拉山之外，就只有喜马拉雅山的高峰之上才有。念青唐古拉山除了我们一家人外，并无其他武功特异的人隐居，所以我猜想这劫狱的飞贼，定然是从喜马拉雅山这边来的了。”喜马拉雅山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唐经天失声说道：“难道这飞贼是从国外来的？看他那破壁的功夫，那绝不是中土的武功。”冰川天女道：“我也是如此猜想，呀，若是从尼泊尔来的，只怕与我也有关联。就算不是为了龙灵矫，我也是要查个水落石出的了。”

冰川天女想起尼泊尔暴君意欲向自己迫婚之事，心中闷闷不乐，唐经天一路和她说笑解闷，走了一会，忽见雪地有一点一点的血迹，但却又没有足印，血迹渐来渐密，好似两行珠串。冰川天女叫道：“咦，这血迹是怎么来的？若是人血，那除非他有踏雪无痕的功夫，但若有那样好的功夫，又怎能轻易被人伤了？”

两人急忙跟着那两行血迹追去，走不多久，唐经天叫了一声，只见雪地上有两匹僵毙了的马，马鞍被远远地抛在另一边！看来乃是经过打斗，不是突然冻死的。急忙走上去看，只见那两匹马的四个蹄子都被削去，遍寻不获，想是被积雪所覆盖了！

冰川天女奇怪之极，若然是这两匹马受伤所流的血，雪地上又何以没有马蹄的痕迹？唐经天与冰川天女下马查看，在死马的周围，忽然发觉淡淡的足印，好像并不是一个人的，其中有一对足印特别短小，唐经天叫冰川天女将弓鞋印上去，与那足印的大小也差

不多，唐经天道：“这定是女人的足印！”再看一看那倒毙雪地的两匹马，忽地叫道：“这足印是唐老太婆的！”

冰川天女道：“你怎么知道？”唐经天道：“你看这两匹马比咱们的马矮小得多，但骨骼强健，能在这样的荒原奔跑，当然不是寻常的坐骑。这是川西所产的名马！”中国的名马，除了西域大宛所产的之外，就以川西所产最为著名，能耐长途奔跑。冰川天女道：“不错，唐老太婆正是从川西来的，但这儿有两匹马，还有一个人是谁？咦，难道昨晚劫狱的是她？这怎么会呀？”唐经天也有点怀疑劫狱的是唐老太婆了，但再想一想，唐赛花年老体衰，哪有这种破壁而入的功夫？而且狱卒们所说的飞贼体态，虽然人言人殊，但却并无一人说像女子。

冰川天女道：“而且为什么突然到这里才现足印？”唐经天道：“今日之事，怪异极多，我们还是再往前面瞧去。”跟着那些凌乱的足印再走一会，只见在雪地上隆起的一个小阜下面，又有淋漓的血迹，唐经天叫道：“那是一个人！”积雪掩盖在他的身上，只露出半边头面。两人下马急忙将积雪拨开，登时惊得呆了，原来这人正是唐赛花的侄儿唐端。只见他衣裳破裂，肩上有一个血红的掌印，冻得发紫，被指甲掐破的地方，就像刀痕一样。

唐经天道：“心头还有点暖！快拿你那专解奇寒之药的阳和丸来。”唐经天撬开唐端的牙齿，将两粒丸药和酒灌入他的口中，又以本身功力助他推血过宫，但冻僵已久，哪能即时苏醒。

冰川天女移目四看，忽地一声惊呼，叫道：“经天，你看！”只见一块岩石上有一道鲜明的拐印，石屑满地，看得出是有人在此剧斗，那铁拐印是失手打在石上的。唐经天一看之下，也是诧异之极，失声叫道：“那是金世遗的铁拐！”金世遗为何来到这儿？算来他的性命不够一月了，难道是因此而又疯狂？唐端是不是他打伤的？劫狱之事与他有否关联？这种种疑团都是难以解释！只有盼望能够将唐端救活，或者可以稍知端倪。

冰川天女叹口气道：“呀，他不去天山，反而向这边走，那岂不是背道而驰？咱们就是寻着他，也难以解救了。”唐经天黯然不语，用心替唐端推血过宫，过了好久，才听得唐端喉头咯咯作响。

唐经天道：“成啦！”西藏的长途旅客，多备有好酒在路上御寒，唐经天的马背也有一个装满马奶酒的皮袋，唐经天把酒徐徐倒入唐端口中，过了好一会子，唐端精力渐渐恢复，睁开眼睛，叫道：“咦，原来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吧？”

冰川天女微笑道：“暖和了一点吧？你受的只是外伤，可以放心。这位是天山掌门人唐晓澜的儿子唐经天。”唐端一派迷惘的神色，望了他们一眼，有气无力地说道：“多谢你们啦。桂姑娘，这是你第二次搭救我们了，真不知该怎样向你道谢才好。”要知唐端对冰川天女一向倾心，在川西之时，冰川天女为了保护唐老太婆，曾在他家住过几天，唐端就一直想法接近冰川天女，只因自惭形秽，始终不敢表露心事。而今见冰川天女和唐经天的亲热神态，心中虽觉惘然，却也暗暗为她欢喜。

冰川天女道：“你姑姑呢？”唐端惊道：“你没见着她吗？”冰川天女心头一震，道：“是不是金世遗又向你们寻衅了？唉，上次金世遗在你家闹事，我也很觉内疚于心。”冰川天女还以为是金世遗将他弄伤，心中惴惴不安。哪知唐端双眼一张，却急不及待地问道：“你怎么知道金世遗到过这儿？你碰到他了？”唐家姑侄，以往对金世遗恨之切骨，一提起金世遗，必然是“疯丐”“毒丐”的骂个不休，而今却直呼“金世遗”的名字，语气之中，也没有半点仇恨，冰川天女暗暗称奇，指着金世遗在岩石之上留下的拐印，道：“你瞧，这不是他使的铁拐？”

唐端惊道：“呀，打得这样激烈，但愿他能帮我姑姑打败那个胡僧！”冰川天女叫道：“什么，金世遗帮你的姑姑？胡僧又是什么人？”唐端道：“不错，要不是金世遗，我早已丧命在胡僧之手了。那胡僧就是劫走我师叔的人！”龙灵矫自幼受唐赛花抚养，视同亲子，但龙灵矫的技艺则是唐赛花的父亲唐二先生所授，他年纪又比唐端大了将近二十年，是以唐端尊称他做师叔。

冰川天女越发惊奇，道：“原来劫狱的真是胡僧，你们竟在此地碰到他了，怎么一路上不见马蹄人迹？”

唐端又喝了几口马奶酒，缓缓说道：“上次你到川西，多谢你将我师叔的噩耗告知。我姑姑本想马上就去，但她到底是衰老了，

中了金世遗的暗器，几乎将养半年，才得恢复如初。我们是去年中秋之后才动身的，到拉萨不过十天。”冰川天女道：“原来你们早已到了，最初我还以为是你姑姑劫的狱呢！”唐端道：“不错，我姑姑是想劫狱。她准备了许多天，探清楚了狱中的情况，预先在城门外藏好两匹川马，准备师叔一救出城，就立刻飞马逃走，我们约好了在昨晚二更时候劫狱。”

唐经天一算时间，道：“这不正是胡僧劫狱的时刻？”唐端道：“是呵！我和姑姑二更时分到了牢狱外面，还未跃上高墙，只听得里面人声嘈杂，脚步纷乱。姑姑料到必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和我躲在墙脚，不一会就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胡僧，挟着一个人飞出高墙，姑姑眼利，一眼瞥去，就瞧出那是师叔，急忙叫道：灵矫、灵矫！却不听见师叔回答。姑姑急忙追赶，依照江湖的规矩，和那胡僧打话，说明大家都是来劫狱的人，问他是哪条线上的朋友？不知是那胡僧听不懂我们的话还是有意不理，竟是毫不理睬我们，一股劲地往前疾跑。这胡僧轻功卓绝，我们姑侄空手兀是追他不上。”

“好在我们预先在城门外藏好两匹马，出了城门，只见那胡僧也骑上了马，龙师叔给他按在马背上。我们骑马就追，这两匹马虽然矮小，跑起路来，可比胡僧那匹高头大马要快得多，追了将近半个更次，终于在此地追上了！”

冰川天女插口问道：“为什么不见马蹄痕迹？”唐端道：“我们准备劫狱之后上马就逃，正是怕人发现马蹄痕迹，所以用厚厚的绒布包着马蹄，料那胡僧也是如此。”冰川天女这才恍然大悟。

唐端续道：“还差十来步没有追上，那胡僧突然反手一扬，好几柄飞刀一齐飞来，我姑姑是打暗器的能手，收发暗器，百不失一，当下就想施展‘千手观音收万宝’的绝技，将那胡僧的飞刀一古脑儿收去。却不料那胡僧的飞刀手法怪极，竟似知道我姑姑会接暗器似的，初初飞来之时，明是向上斜飞，削人上盘，忽然却变了贴地低飞，削马的四蹄，呀，这两匹川马，竟然就这样地葬送在胡僧之手。这也因为是在黑夜之中，我姑姑年老，目力衰退，要不然飞刀的方向虽然突变，我姑姑也不至于失手。”

唐经天暗暗好笑，心道：“唐家百多年来，都是以‘天下暗器

第一家’饮誉江湖，唐赛花这次失手，不知该多难过呢！”果然听得唐端往下说道：“我姑姑勃然大怒，立即用暗器攻那胡僧，铁莲子、毒莲藜、五雷珠、金钱镖、飞星刺，一发就是几十枚，将那胡僧打得手忙脚乱。这时那个胡僧也已跃下马背，把袈裟展开，当作盾牌，龙师叔仍然端坐马上，我们初时还以为是他中了蒙汗药，这时在月光下看清楚了，却见他两只眼睛还是张开，呆呆地望着我们。那胡僧抵挡我姑姑的暗器，已是十分吃力，若然龙师叔在背后攻他，管保可以制他死命。我姑姑便叫道：‘灵矫，快拔剑取他背后风府穴！’哪料龙师叔眼睛眨了几下，手脚颤抖，竟是一副丧魂落魄的神气，并不动手。这可把我们急坏了。

“就在这时，忽听得一声怪笑之声，笑声未歇，人影已到跟前！”冰川天女道：“这定是金世遗来了！”

唐端道：“不错，是金世遗来了。我不知道他后来竟会帮我的姑姑，那时真是骇怕得不得了！敢情我的姑姑也是一般心思，她全靠暗器与那胡僧打了半天，暗器已用得所剩无几，那胡僧本领高强，若然暗器用完，只怕合我姑侄二人之力也斗不过他，何况又来了一个无理可喻的大仇敌金世遗。她又大声催促龙师叔，不知龙师叔是否中了邪，仍然动也不动！那一瞬间，我已打算豁出性命，想先把那胡僧打倒，然后再合抗金世遗，我当然熟知我姑姑打暗器的手法，便立刻拔出腰刀，趁着姑姑的暗器一密一疏的间歇之际，蛇行游走，希望在金世遗未曾动手攻击我们之前，我能够先把那胡僧斫倒！

“金世遗来得真快，刺耳的怪笑声还未曾消失，人已到了面前，我这时距离那胡僧大约有七八步远，只见那胡僧把袈裟一展，把六七宗暗器都激得反射回来，我姑姑正在转身应付金世遗，还真料不到那胡僧会突然反击，怪笑声中，金世遗的铁拐猛然打下，我姑姑若要招架铁拐就挡不住背后的暗器，若要转身接暗器，就挡不住金世遗的铁拐，我目睹这样危险的情形，一颗心都几乎吓得跳了出来。

“忽听得一阵繁音密响，叮叮当当之声有如急雨，那许多暗器，又都激射回去。原来金世遗那一拐扫下，却不是打我的姑姑，

反而是给我的姑姑挡回了那些暗器。”

唐经天吁了口气，笑道：“金世遗的行径，真是人所难测。”唐端道：“那一瞬间，我已全神放在我姑姑的身上，料不到那胡僧真是毒辣非常，袈裟一抖，将暗器荡开，忽然向我当头罩下，我只听见金世遗大喝一声，拐影飞来，而那袈裟也像一片红云压下，我就此不省人事，直到而今。”

唐经天与冰川天女相顾骇然，问道：“那么，谁胜谁败你也不知道了？”唐端道：“我的性命还是全靠你们救回，其他的事，当然是不知道的了。呀，看这情形，他们打得非常激烈，我姑姑年纪老迈，的是令人担心。”

冰川天女安慰他道：“唐老前辈定然无事，要不然那胡僧也不会放过你了。而且，要是他们受伤，这里焉有不留下迹象之理，我看，他们定是联手追那胡僧去了。”

唐经天道：“那么我们只有继续再去追踪。”天色低沉，又落雪了，雪越积越厚，茫茫的雪地，望不到头，纵有足迹也被积雪遮掩了。三人无法，只有向着正西方直走。冰川天女一路闷闷不乐，猜想不透金世遗何以不去天山，却来到这罕见人烟的荒原。

金世遗自从在那小酒店中逃出之后，自觉无颜再见冯琳母女，在莽莽的草原，专拣最荒僻的地方走，茫无目的地走了三天，走进了沙漠地带，迷失了方向，极目望去，杳无人家，干粮吃尽，又饥又渴。

金世遗屈指一算，自己大约还有三十来天性命，心中暗笑：迟早都是一死，埋骨荒原，化为尘砂，那也算不了什么。但转念一想，自己自负绝世武功，却饿死沙漠，如此死法，殊无光彩，心有不甘。金世遗一生好胜，自从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之后，就日夕思量，要想一个超乎尘俗的死法，不愿平平淡淡地死去，默默无闻。

可是他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想找一滴水都难，何况食物？这日他又饥又渴，来到一个砂丘，砂丘上有几块中空的岩石，沙漠上的岩石比较松软，常有未风化的石钟乳，含有些水分，金世遗吸了一些石乳，略解干渴，但饥火还是难熬，于是便在岩石后面盘膝用

功，静坐片刻，气透重关，精神稍振，忽听得驼铃声远远飘来。金世遗大喜，想道：骆驼号称“沙漠之舟”，有了骆驼，不愁走不出这沙漠了。但转念一想：我若抢了这旅人的骆驼，我可以多活三十多天，他岂非要困死沙漠？若在从前，金世遗定会不顾一切，但自从与冰川天女及冯琳母女等相识之后，狂傲的性情虽然未改，但对世人的憎恨已暗暗地改变了，有时他清夜自思，觉察到这种改变了的心情，连自己也莫名其妙。

驼铃自远而近，要不要抢这匹骆驼，金世遗正自踌躇莫决，忽听得驼背上那旅人突然发出哈哈的怪笑之声，十分熟悉。金世遗瞿然一惊，偷偷张望过去，只见一匹大骆驼，还在数里之外，沙漠上无甚遮蔽，看得甚为清楚。驼背上坐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相貌都特别，一眼瞥去，就认得出来，一个是赤神子，另一个则是刚刚在几天之前，在小酒店中和自己大打过一场的那个铁臂和尚董太清。

金世遗大喜，想道：“原来是这两个混蛋，抢了他们的骆驼也不算造孽！”伏地一听，他们谈话的声音清晰可闻。只听得董太清问道：“赤神道友，我听黄石道兄说，你已受了朝廷之聘，有荣封国师之望，怎的不在京师安享荣华富贵，却到这沙漠的苦寒之地受罪，难道有什么公事要到这等地来办？”赤神子叹了口气，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怪声怪气地答道：“咳，说来话长，我且问你，你又怎么来到这儿？你说你遁迹空门，埋名隐姓了三十多年，而今刚是二度出世。想你已练了绝世奇功，你又为何不到江湖上重振雄风？”听他们的说话，董太清与黄石道人及赤神子都是旧相识，董太清再度出山之后，第一个碰到的是黄石道人，第二个碰到的旧友就是这个赤神子，而且也是刚刚碰到的。

董太清又叹口气道：“还说什么绝世奇功，我一出山就被人打得狼狈不堪了。”赤神子大为奇怪，道：“董兄，你一向不肯服人？怎的这次却肯心服口服？是什么人物，能将你打得狼狈不堪？”

董太清道：“是唐晓澜的小姨子冯琳。”赤神子哼了一声，道：“又是天山派的人物？”董太清道：“黄石道人屡受挫折，心灰意冷，已决意再度回到石林苦修，从此不理世事了。我还不肯甘休，

我要找寻一个人，希望能取得一本绝世的奇书。”赤神子冷笑道：“什么奇书？难道书上所载的武功，还能强得过天山派不成？”董太清道：“那也说不定。你知道在三四十年以前，天下武功最强的是什么人物？”赤神子道：“该是易兰珠、吕四娘和毒龙尊者吧？易兰珠是最老的前辈，她先去世，剩下来的就是毒龙尊者和吕四娘了。”董太清道：“我所要找寻的人就是毒龙尊者的关门弟子，那本奇书《毒龙秘笈》便在他的身上。”赤神子冷笑道：“他肯给你？”金世遗听了也是暗暗好笑，心道：“我将它抛入大海也不会给你。”

董太清哈哈笑道：“我自有法子要他给我。”赤神子意似不信，摇了摇头。董太清道：“道兄，你呢，你好似也遇到了什么不如意之事。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何不说出来让小弟替你分忧？”赤神子“哼”了一声，意态甚傲，好像是说：“我都受了挫折，你有什么本事替我分忧？”转念一想，忽然换了一副嘴脸，道：“董道兄，你想别人把师门的秘笈给你，那是痴心妄想。不如和我一道上喜马拉雅山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吧。”董太清叫道：“珠穆朗玛峰，那岂不是天下第一高峰？”赤神子道：“对呵！就是天下第一高峰！”董太清道：“自古以来，无人能上珠峰，你想得比我更是不切实际，那是存心去送死！哈，你怎么会有这个主意？”

赤神子冷冷说道：“就是送死，也比现在这样不死不活，由人欺负的好！”董太清道：“此话怎说？”赤神子道：“你败在冯琳手中，还算值得，我却败在一个后辈手中。”董太清道：“谁？”赤神子道：“冰川天女！”董太清道：“好古怪的名字，我从来未听说过。”赤神子道：“现在有许多新出道的人物，他们的厉害，你哪能知道？我中了冰川天女的七枚冰魄神弹，现在元气尚未恢复。听说珠穆朗玛峰上仙花异草甚多，其中有一种仙草叫做绛珠仙草，吃了可以当得三十年功力。不瞒你说，我本来是奉命和云灵子夫妇到拉萨去监斩那龙老三的，我而今功力大损，实在无颜再在江湖上混，什么国师的封号我也不稀罕啦。我得先上珠峰去觅那仙草。有你和我同伴，总比一人冒险要好得多。”

金世遗听了暗暗好笑，心道：“原来如此，不是你不稀罕国师

封号，而是你怕功力大损之后，连云灵子也比不上，国师的封号又怎会轮到你拿？”又想到：“那龙老三又是什么人？怎的清廷要聘请三个高手前往监斩？”只见那四大骆驼越来越近，已到了沙丘前面，金世遗忽地一声怪笑，跳了出来，叫道：“你要仙草，我只要你这匹骆驼！”

那头骆驼给金世遗一按，登时不能走动，赤神子大怒喝道：“金世遗你待怎地？”金世遗大笑道：“你耳朵聋了吗？我不是对你说了，我只要这匹骆驼！”

赤神子曾和金世遗数次相斗，彼此都知道对方本领，在以前来说，赤神子的功力较高，金世遗的暗器厉害，几次相斗，都是两难取胜。而今赤神子元气未复，对金世遗本有顾忌，但转念一想：有董太清相助，以二敌一，定然可以把金世遗制服。于是在驼背上一跃而起，凌空击下，金世遗大笑道：“来得好！”铁拐一举，一招“举火燎天”，铁拐直戳赤神子小腹的“藏精穴”，赤神子硬在空中一个转身，避是避开了，可是他那一掌也打歪了，金世遗得势不饶人，接着呼呼两拐，狂风骤雨般地疾卷而来，把赤神子逼得连连后退。

董太清叫道：“大水冲到龙王庙，都是自家人，喂，喂！有话好说！”金世遗冷笑道：“谁和你是自家人？”董太清道：“你是毒龙尊者的关门弟子，我是八臂神魔的衣钵传人，怎么不是自己人？”金世遗怔了一怔，忽地冷笑道：“我师父在三十年前早已与他们分道扬镳，谁卖你这个交情？”董太清叫道：“喂，交情你可以不卖，性命你要不要？”金世遗怒道：“什么？凭你就要得了我的性命？好，你们两个齐上，我也毫不在乎。”打定主意，只要董太清一上，他就要立刻喷出毒针暗器。董太清道：“喂，你听到哪儿去了？不是我要你的性命，是你的师父害了你的性命！”金世遗道：“什么？”董太清道：“你内功的路子练得不对，终有一日要走火入魔，身经百般磨难而死，你还没有发现迹象么？”金世遗心中一凛：他怎么知道？却忽地又怪笑道：“不错，我在世间已活不了多久，你盼我死，我正要找人陪伴！”口中说话，却把铁拐中的长剑也抽了出来，左拐右剑，攻势更见凌厉，竟然是一副拼命的神